



陳小川 著

走向白雲山巔

瑞士茵佳汀

ENGADIN SWITZERLAND

湖光山影

瑞士多山，湖泊也不少。湖光山色，清波帆影；遊客衝著這般秀麗風景，打從世界各地而來。高山上的湖泊又隨地勢、岩礦和冰河等因素而有不同的風貌。它們通常不很大，有些還得費點功夫才能走到。那兒，湖清水冷，少了渡船來往穿梭、遊客戲水喧鬧，湖泊藏臥山林中，更有塵俗不沾的澄澈幽美。

到茵佳汀，一定不會錯過汐芷湖、思瓦帕娜湖、香翡湖和聖莫里茨湖。茵河流入又穿出，將幾個湖像寶石一般串連起來，鑲綴山谷中，讓人一到此地，先就眼睛一亮。來來回回，我不知經過湖邊多少次了，卻總也看不厭。尤其是夏季，每當汐芷湖一入視野，我的心就像頓時浸潤在柔柔碧藍的水波中一樣，寧靜舒暢。湖的顏色隨天光時令而變化萬千。有一次黃昏時經過，橙紅的天空把一汪湖水映照得瑰麗奇美；波濤起伏，竟有股悲壯的氣勢。

若登上莫他是慕靄山頂往下眺望，幾個湖連同較近的石打翠湖盡收眼底。從這個角度看下去，它們一個挨一個的，成了

四片水光，閃爍在茂密森林裡。畫家塞崗提尼曾從山頂取景，畫下了巨幅的牧歸圖：大片昏黃漸暗的天空下，山峰湖泊被壓得低低的，遠遠推到地平線盡頭。這樣的背景前，小徑上牽趕牛群回家的牧人夫婦垂著頭，顯得疲累沉靜。如果看過這幅油畫再登上慕靄山頂一望，難免不驚呼：「啊！原來在此！」

碧昂可湖位在伯寧納山道的頂點，鐵路和公路都經過，遊客坐在車裡就能一覽湖水的美麗與奇特——雖然大多數的火車乘客都不禁起身欣賞或探頭窗外拍照。碧昂可是義大利語，意謂白色。這個由冰河融雪所形成的湖，確實是乳白略帶青綠。所以如此，乃因冰河在融化過程中分解了岩礦，被融解的礦物質使湖水呈現獨特的乳白色。事實上，冰河痕跡在鐵公路對岸的山壁上仍清晰可見。距離碧昂可湖不遠處也有一個小湖，湖水卻是藍色的，可見它們各有「來頭」。兩湖一大一小，一白一藍，一沉一清，對照下非常有趣。天氣晴朗時，碧昂可湖無波無影，像塊不透明的古玉，時間在此也凝結了似的。

* * * * * *

茵佳汀的雪山峽谷造就並蓄養了無數的清泉湖泊。除了前面所提及的以外，更多小小的湖塘隱於僻遠的山坳或茂密的森林裡，需要一番跋涉，才能窺得其貌。湖泊，因而常成為我們出門的誘因，吸引我們登高行遠。我常想，要是沒有那些散

落山間的美麗水澤，我大概不會走那麼些山路而甘之若飴吧！往往走得筋疲力竭、氣喘吁吁時，一想到前方有一汪清澈的湖水，我就又有了動力，重新打起了精神。有什麼地方，比幽美寧靜、芳草萋萋的水邊，更能讓走累的登山者獲得身與心的歇息與撫慰的呢？

有一回，我們去看幾個小湖。高高低低走了兩、三個鐘頭後，我們進入一個林中。地上大大小小的岩石或是滿覆青苔、或是被老樹的根幹盤結。我低著頭，小心翼翼在石塊間落下腳步，深怕一不注意，失腳絆倒，因為我的雙腿已走得疲憊遲鈍了。眼睛雖看著地面，耳朵和鼻子卻沒閒著。我一方面深深吸入松林的芳香空氣，一方面留意到隱約傳來的汨汨水聲。HK腳步大，速度快，遙遙走在前頭。當我爬上一個小坡時，抬頭一看，HK立在小徑旁等著我。他側過身，示意讓我先行。山澗流水聲更清脆響亮了，目的地應該不遠了吧？又走了數公尺，小徑一拐。接著我聽到輕輕的驚歎聲，從自己的胸腔深處呼出來。在我眼前，一潭湖水靜靜地掩映枝葉間。我回頭，HK已站在我背後。我在他的眼眸裡看到自己臉上的微笑。原來他刻意讓我先行，為了讓我先看到湖水，先發出喜悅的讚歎啊！

我去過的湖泊也算不少了，有的令我驚艷，有的讓我如遇故人般溫馨與感動，它們沒有不讓我喜愛的。在我有幸能造訪

的山林湖泊中，有那麼幾個真如夢幻般的美麗。唉！叫我如何形容這些湖水的顏色呢？許多人想必也發出過同樣的感歎吧！一則山上的童話，就以此為題，述說了寶藍色湖水的祕密。

故事的地點靠近伯寧納山道附近、一個叫康圃的小山谷（Val di Campo）。很久以前，谷裡住著一戶農家，父母帶著五個孩子，最小的是一個女孩，叫彌蕾娜。她特別喜愛花草和動物，父母就要她照顧家裡的貓狗，以及每天去山裡放羊。有一天，為了找走失的一隻羊，她進入樹林中——樹林環抱著小湖邵瑟鷗（Saoseo）。她找到了羊，卻也意外發現了奇異的花朵。她從未見過這樣的花，形態如百合，顏色卻是土耳其石般的藍，還閃閃發光。小女孩第二天又去到林裡，以確定自己不是做夢。她著迷似的望著那些花，給它們取名叫「藍光」。幾天後，她忍不著對哥哥姐姐們談起這事，卻始終不透露地點；她愈是這樣，哥哥姐姐們的好奇心愈強，最後他們決定偷偷跟蹤她。當晚，哥哥姐姐們對她說：「妳以為那些花只是妳一個人的嗎？我們都已經看到了，它們真漂亮啊！不過妳放心，我們不會告訴別人的——沒那麼笨！我們要把花朵摘了拿去賣，一定可以賺很多錢。反正明年還會再開花……」彌蕾娜大叫了聲：「不要！」然後衝進自己的房間，倒在床上哭泣。她想像那樣的後果：一旦人們看到那些花，一定會千方百計找到它

們，摘折它們，甚至連根拔起，而她卻無力阻擋。第二天一早她奔到林裡，看著「藍光」掉眼淚。突然，她發覺怎麼花兒一朵接一朵彎折了。驚駭中，她看到一個如玻璃般透明的小矮人正在摘花。小矮人對她說：「不要怕！」原來他是山谷的精靈，要保護這些花免於人們的蹂躪。他把花朵放在彌蕾娜的圍裙裡，並帶她走到湖面把花撒到湖水裡。花朵漸漸溶化不見了，卻把原本透明的湖水染成發亮的寶藍色。小矮人最後對女孩說：「我觀察妳很久了。妳對花草和動物一直很愛護，所以我想送妳一樣禮物。但我忘了人們的貪婪，結果這些花不但沒帶給妳快樂，反而讓妳憂心。現在湖水變成了藍色，乃是紀念這段際遇，也是我對妳的一點心意。」說完這話，小矮人就消失不見了。（註1）

這個故事其實更像一則寓言，直到今日仍然——或更是——鮮明而真實。

湖泊如邵瑟鷗者，可不是大自然贈與我們的珍貴禮物嗎？要欣賞高山湖泊奇幻美麗的顏色，必須有心或有緣，一步步向深山裡走去。

註1：這則童話故事的標題叫：「藍色的花」。資料來源：“Puschlaver Märchen“, Sina Semadeni- Bezzola, Werner Classen Verlag Zürich und Stuttgart, 1974.

* *

愈往高處走，愈見奇峰崢嶸。這兒的小湖沒有林木依伴，往往赤裸裸橫臥礫石上，反倒有一股粗獷蒼茫的美。它像一隻深沉的眼珠，古老的大地透過它默默地望著穹蒼。地老天荒，孤高冷僻。這樣的湖泊似乎積聚了千年的魔力，吸引我走近；走近一個既透明又深墜，既吸納又映射的時空。我想，這是為什麼在西方文學藝術的象徵意義裡，湖澤或鏡子常用以暗喻通往「另一世界」的入口門穴吧。另一世界究竟是什麼？這問題其實撲朔晦昧。「此地」與「彼端」、生與死、真實與虛幻，往往只繫於瞬間。如果有邊界的話，大概也只是一層輕薄微細的光影吧！

不知怎的，每次經歷這樣的水澤，下山回程時總變得特別沉默，好像從久遠的旅程歸來。

* *

你也許要問，那麼冬季呢？

茵佳汀的冬季特別寒冷，入夜後的氣溫常下降到零下二、三十度，沒有湖泊不結冰封凍的。夏季裡的水草野花，小徑岩石，山澗水澤，這時全都覆蓋在白茫茫的冰雪下，大自然在寂靜中休養生息。

每年在結冰的聖莫里茨湖上舉行的馬球賽，是茵佳汀冬季裡的一大盛事。我尚未見識過，只遠遠見到湖上搭起的帳棚。聽說，與會者不乏紳士名媛；棚內香檳美酒，貂皮貴裘，熱鬧又奢華。

我們避開聖莫里茨湖，去結冰的汐芷湖散步。天氣晴朗時，冰雪反射陽光，亮晃晃地刺眼，我得戴上墨鏡再塗上防曬油才行——許多人是冬季曬黑的。

結冰的湖泊是片白茫茫的荒野。原本波濤蕩漾的湖水，現成為腳下硬繃繃的大地；少了層次起伏，顯得空曠單調。白雪，似乎膨脹延展了空間。但真是這樣嗎？平時只能遠望而無法親近的小島，現在卻明明可以放步登臨呢！說它遠，其實倒變近了呀！我不禁疑惑起來：「我們真能走到對岸去嗎？那兒真是我們夏天野餐的湖畔呀？」這實在是奇特有趣的經驗。

二〇〇四年歲末，汐芷湖看起來不太一樣。它不是白雪地，而像一塊深綠色的墨石。鄰居塔勒太太說那叫「黑波」，難得一見。我們不願錯過，興沖沖前往。冷風從冰山上直撲而來，刮得臉上微微刺痛。湖面上已有幾個人散步，冰應該結得夠厚吧！我下到湖面後前蹉後仰了幾回，真是滑溜。我本能地放低身子，張開手臂，像隻企鵝踱步。其實我根本不想向前走，只想蹲下來看個究竟。湖面看起來像塊巨大而晶瑩的綠玻

璃，下面龜裂成美麗多變的圖案。湖底不時發出「嘎嘎」巨響，應該是冰層相互撞擊所致。我們就這樣好笑又好玩的、半走半溜到了對岸。

到了依所拉岸邊，又見奇景。這裡必曾氣溫陡降，致使波浪急速凝固，形成起伏有致的雕塑，陳列在湖邊。大自然不僅展現其催枯化朽的力量，也表露了它隨意和戲謔的個性。

* * * * * *

不過，湖之所以為湖，主要乃在於它的一汪水。凍結的湖再新奇，也無異於冰原。乾涸的湖無法滋養生命，更談不上明媚清幽。一潭波光粼粼的湖水是天地間多美好的禮物啊！中國人說「山水」，真是深刻的哲理與美學。山與水不僅陽陰互補，相生相融，也是構成美好風景的兩個要素。有山無水，少了柔媚婉約。沒有山的水無法跌盪跳躍，潺潺起落。即使平靜的小湖，只要有高山環抱投影，立即氣勢不凡。

山夠深林夠茂，湖泊泉澗必定澄淨幽美。水美，一個地方自然靈動有情。登高山，其實也隱隱期待水源吧。

或許，每個人內心裡都在尋找一個湖？一個可供休憩，滋潤心靈，映照胸懷，激盪靈感，沉思冥想的湖。湖泊，哪裡又只是一汪水而已！

世界上美麗的湖泊何其多！或許我跟山區的幾個小湖比較有緣罷了。



塞崗提尼

有一次我乘火車去瑞士中部，車廂內幾個德國人談得興致高昂，「茵佳汀」這個地名陣陣傳到我耳中。我望過去，一名男士正說得起勁，索性站了起來描述：「那幅畫的中央是一個牧羊女，她背後是與她的衣裙同樣色調的藍天。許多人去茵佳汀，就是為了那樣的藍天哪！」

剎時，畫的景象浮現我的眼前。這幅畫我認得，它掛在聖莫里茨的「塞崗提尼美術館」內。

未去茵佳汀前，我並不知道畫家塞崗提尼（Segantini）。我對山上慢慢熟悉後，才發現塞崗提尼的名字幾乎無所不在。說起茵佳汀，不能不談一談塞崗提尼。

我第一次去茵佳汀的那年夏天，HK的表弟也大老遠地來到山上。為了盡地主之誼，HK建議去參觀「塞崗提尼美術館」，並連聲說：「值得一看！」等我們到了那兒後，果真驚喜不已。美術館從外到內、從建築物到展出畫作都讓我們印象深刻，流連再三。

「塞崗提尼美術館」立在山坡上，不大，不顯眼，入口也是小小的。有意思的是，石塊砌成的建築物是圓形的，與山岩和樹林融合成一體，巧妙別緻。它的外觀不像一般的美術館，倒像哪位奇人的工作室。我後來才知道，美術館這樣建造，構想來自畫家本人的一張草圖。

走進展覽室，一幅幅畫看過去。流動的光線、鮮活的色彩，一一從畫中湧出。我不僅看到白雪皚皚的山峰，牛羊放牧的曠野，更看到艷陽下工作的牧人，泉邊飲水的少女。原來塞崗提尼不但寫景，更紀錄這高山荒地上為生活奮鬥的人們。在他的畫筆下，遠方，是牧羊女眺望眼神的延伸；嚴冬，是黑衣婦人雪地裡拖柴回家的足跡。山有多高峻，人們臉上的表情就有多堅毅；天空的風雲變幻，襯托人間的生老病死。這樣的畫作，叫我無法不動容。

在一幅畫前，我佇立了很久。畫中一隻小船正把農婦和羊群渡過對岸的家；夕陽把大片的天空和水面染成了橙黃色，遠遠的水平線上，村莊裡教堂的鐘塔隱隱可見。畫家取景的角度，使小船看起來像搖籃一樣。婦人和懷中的孩子頭靠頭相依偎，搖槳的船伕也低著頭，雙手相靠，一如祈禱。畫面顯得如此靜謐祥和，我彷彿能聽到汨汨輕柔的水流聲，搖啊搖的，把搖籃般的小船搖回家。畫的標題是《瑪麗亞渡江》，藝評家認

為這幅畫有宗教意涵。這也難怪，仔細看看，婦人瑪麗亞和懷裡的嬰孩、綿羊、教堂，以及呈現拱頂形狀的小船支架，這些基督教的象徵元素，絕非偶然一起出現在畫布上。塞崗提尼巧妙地將阿爾卑斯山的景致與宗教蘊涵融合，賦予清新的表現風格，這應該是畫作具有強烈感染力的原因吧！

看過底層後，我向樓上走。才到展覽室入口，眼前霍地一亮：圓弧形的牆面上掛著三張巨幅油畫，飽滿的色彩、磅礴的氣勢、奇幻的光影，一下子轟地把我震懾住，竟呆立原地，不敢向前。等我回過神來——仔細觀賞，不禁暗暗讚歎。三幅畫有如交響樂曲的三個樂章，分別以《生命》、《自然》與《死亡》為主題，史詩般地描繪阿爾卑斯山的偉大壯闊，並表達對生命與自然的歌頌禮讚。

展覽室中央有一張木頭長椅，我閒適地坐了下來。抬頭望，半球形的屋頂下方一排玻璃窗戶把陽光送進屋來，我好像置身天幕穹蒼下，由一種神聖靜謐的感覺所充滿。我再一次次從左到右，從右到左，慢慢欣賞眼前的圖畫。想不到小小的美術館裡，收藏了如此大氣度的曠世傑作。樹蔭下抱著嬰孩休憩的農婦，黃昏時趕牛群回家的牧人，冰天雪地裡對死者的默默送別；這片天地，孕育了生命，賦予力量，也見證了凋零衰亡。春夏秋冬，生死遞變，就像這間展覽室的結構一樣，原是

一個圓的循環。塞崗提尼畫茵佳汀的山水之美，更表現人和自然的相依相融。這三幅作品，不僅呈現畫家的創作天賦，也是他的心靈和思想的顯影，以及把這份思想完整地化為不朽的用心。

我默默地想：塞崗提尼是個怎樣的人物？

一張黑白照片裡，滿臉落腮鬍的塞崗提尼目光炯炯。那時他三十多歲，已是出名的畫家，歐洲各大城市都展出他的作品。黑髮密鬚、輪廓鮮明的外表下，他有一個悲暗的童年和不斷往上爬昇的歷程。一八五八年，塞崗提尼出生於意大利北部小城Arco。他年紀尚幼，母親就過世了。父親把他帶到米蘭，丟給同父異母的姐姐。姐姐視他為累贅，把他關在屋裡不聞不問；他年幼的心靈極度渴望母愛，渴望自由。十來歲時他當學徒作鞋匠，又跟著一個藝匠當幫手，開始接觸繪畫。後來他去米蘭藝術學院接受正式的繪畫教育，短短幾年內就自創新手法，展現驚人天賦。他談到那幅使他出名的畫作時表示，他當時只想畫畫，並不企求畫出傑作來。那天，他看到陽光透過敞開的窗戶傾灑在教堂的木椅上，當時只有一個念頭：把這樣聖潔的光線留下來！他思忖著：「如何才能讓色彩純淨鮮明呢？」他一反常法，不在調色盤上混色，卻把不同的顏色一個挨一個直接抹在畫布上形成薄膜，讓色料自然地暈融開。

塞崗提尼不願受僵硬的傳統構圖教規所束縛，二十三歲時離開米蘭，帶著心愛的女人來到意大利北部的鄉下尋求靈感與生機。他從周遭簡單純樸的環境裡汲取新題材，田園景物和牧人生活自此成為他的繪畫主題。五年後，他與妻小遷至瑞士山區小鎮薩沃泥（Savognin）。他在那兒完成許多著名的畫作，像是我非常喜歡的《瑪麗亞渡江》。八年後塞崗提尼全家再度遷居，這次他們來到茵佳汀的瑪羅亞，住進由著名工程師戈林所建造的木屋。這段期間塞崗提尼的藝術生涯如日中天，他開始著手巨幅創作『阿爾卑斯山宏觀圖』，計畫七幅為一整體，其中的三幅是前面所提到的《生命》、《自然》與《死亡》。為了完成巨作，他孜孜不倦地工作，未料一場腹膜炎竟閃電般奪走他的生命，當時他在山上小屋作畫，死時四十一歲。

從奧地利經意大利最終到瑞士山區，塞崗提尼的足跡愈走愈高，他的藝術成就也跟著青雲直上。然而，昇揚的不僅是事業成就，應該更是他的心靈高度。他的畫，透露出只有在一定高度上才能展現的清朗明澈，這是徒有技巧聰明做不來的東西。塞崗提尼想必一直在追尋這般的境界，這是為什麼他會來到瑞士高山，而茵佳汀特有的光線色彩尤其吸引他。山招喚他，他與山結了不解之緣，最終安息於群山的懷抱。他以生命中最成熟智慧的壯年去畫山，也用畫去寫生命。臨終前他對妻

子說：「山下的人們是如此的渺小，而我，是如此的巨大。」這話應該不只是為了安慰悲傷的妻子——他知道自己將為不朽。據稱，他瞑目前的最後一句話是：「我要看我的山！」

塞崗提尼葬於瑪羅亞的小墓園內，這個墓園他曾經畫過。有一年我們經過瑪羅亞時特地去看了一下。畫家的長眠之地並不特別，需要刻意找一下。那裡是他與晚他三十九年過世的妻子的合葬地，大理石墓碑上有一句拉丁文銘文：「藝術與愛超越時間」。我們站在墓地前，夏日微風習習，樹葉沙沙私語，小鳥從我們頭上輕快飛過，灑下幾個音符。我轉過身，看到群山在日頭下閃閃發光。我想，塞崗提尼如願了！

茵佳汀之於塞崗提尼，或者說塞崗提尼之於茵佳汀，其意義是特殊的。一九九四年，也就是塞崗提尼搬遷到瑪羅亞的一百年後，一條路徑正式命名為「塞崗提尼之路」，記印畫家在當地的足跡。路徑始於瑪羅亞的木屋和畫室，終於塞崗提尼入殮的教堂，途中串連畫家曾寫生作畫的重要地點並分別立牌解說。這段路我至今尚未走過。我對塞崗提尼的認識是逐步漸進的，而且另有機緣。

某年夏天，HK指著彭特溪納上方的山頂說：「我們哪一天去『塞崗提尼小屋』呢？」我順著他的手指方向望去，高高的山頂上依稀有個小黑點。「那上頭有個小屋？」我懷疑地問。

HK的回答卻很明確：「有兩條途徑可以上山，一是從彭特溪納，另一條從慕靄。」他興致高昂地說著，我卻沒專心聽下去，兩眼楞楞地望向那個黑點，心想：「看起來多麼遙不可及呀！」此後我們每回去茵佳汀，HK總會重提這個建議。但不知為什麼，我對爬這段路總是提不起勇氣——可能因其間我動過手術，體力確實是不好。我對HK採緩兵之計，回答說：「先讓我鍛鍊一下體力，從近的地方、容易的路線開始吧！」

三、四年前我主動提議去「塞崗提尼小屋」。所以會作出這個決定，除了自覺體力較好外，也受到了一個女性朋友的激勵。這個朋友住在德國的大城市裡，平常不做什麼運動，卻去了「塞崗提尼小屋」而且喜滋滋地告訴我們。我不禁自問：「她上得去，難道我辦不到？」

決定要爬山了，我才開始注意相關資料。「塞崗提尼小屋」的海拔高度是二千七百三十一公尺，較容易前往的方式是搭纜索車到莫他是慕靄山頂，從那兒往彭特溪納的方向先下坡，走到谷底後再由另一側往上爬，攀升的總高度約四百公尺，困難度屬於中級。回程則由彭特溪納下山，坡度較緩。全程約九公里，費時四個小時。光看這些資料，「塞崗提尼小屋」並不可怕。不過經驗告訴我，數字是死的，僅供參考，爬山卻是活的，因人而異。

我們特地排出一整天的時間來登山，像辦一件大事。我既興奮又膽怯，HK似乎也被我的情緒所感染。

等纜索車時我們遇到一群日本人，男男女女十幾個，年紀都六十開外了，嘖嘖聒聒的，像小學生郊遊。茵佳汀常有日本遊客，何況莫他是慕靄山頂是著名景點。待我們到達山頂後，才知道日本人也要去小屋。仔細看看他們所穿戴的，一點也不含糊，或許是登山社的會員吧。

開始的路段是緩緩的下坡路，兩個人可以並排行走，一邊聊天，一邊欣賞風景，倒也輕鬆愜意。與我們同行的人不少，之前上山的纜車是滿的。到了谷底，跨過小溪，眼前一條小路蜿蜒向上走。我對自己說：「好吧，開始了！」

山路「之」字形向上，山峰忽而在左忽而在右，但小屋仍在秘不可測的遠方。腳力好的，慣於登山的，一個個超前了，走遠了。山路越來越窄，也越來越陡；腳下也由泥草地變為石塊或是山岩，有一段路還得靠岩壁上的繩索支撐才能跨步上去。人們不再談笑了，變得沉靜。HK走在前面，我叫他別等，免得我有壓力。我按自己的體力和速度走；快，不是我的本事，更不是我的目的地。日本團有時超過我，雖然我比他們年輕。愈往上走，我愈頻繁地停下來喘氣，最後一段路我甚至每五十公尺就要休息一下。爬山，讓我學會低頭。

有好長一段路是褚紅色的岩石踏階，陡直粗獷，真是美。我走得又愛又恨，真想坐下來，靜靜欣賞有如天梯一般的石階。我繼續往上，早已不再看手表，不想知道走了多久，也不想知道小屋還有多遠——我其實怕抬頭一望，小屋仍是一個小黑點。我本能似地舉步上爬，努力穩住微微顫抖的雙腿。一個疑問在心裡浮現：「我還能撐多久？」就在我不再想的時候，忽然瞥見HK在前方幾十公尺處等著。我的視線再往上移，「塞崗提尼小屋」已然在望。

終於到了！我的心臟幾乎要從胸口跳出來。我曾幾度懷疑能不能爬到這裡，但我清楚，我不願半途折返。現在，我站在山頂，三百六十度的視野，天空更高闊，群山更清朗。我深深呼吸，不再喘氣。冷冷的風迎面撲來，我跟蹣了一下，隨即覺得身體真輕。之前的沉重、疼痛，倏忽全沒了。一種混合著驕傲和感謝的情緒湧上心田，讓我久久說不出話來。

我知道，「塞崗提尼小屋」所在的綿羊山既談不上高峻，更算不上名峰。對慣於登山的人來說，到這裡只算是「走走」吧了。我站在小屋前，望望四周近四千公尺的山峰，一層層向天空堆上去，高不可測。但同時，我覺得自己似乎已向這些遠山靠近了一步。登山啊！其實更在於挑戰自我；透過氣喘心跳疲憊和懷疑，去突破體能和內心的極限。

「塞崗提尼小屋」立在山岩上，它原是牧羊人休憩過夜的簡陋石屋。塞崗提尼多次到山上寫生，小屋提供他工作兼休息的場所，最後竟也是他辭別人世的地方。石屋後來經過整修擴建，並以畫家為名，以紀念他與茵佳汀的一段因緣。屋裡有一間小餐廳，遊客可以買麵包奶酪生菜之類的冷食。這裡是不炊火煮飯的，這樣的高度和孤立的位置，水電和食材都得之不易。屋外的一個牌子說得很清楚：「新鮮食物由工作人員背上山，水和飲料則由直升機運送上來，因此只供應簡單餐飲。」屋外有陽台，三面風景，視野絕佳。正好是中午用餐時間，陽台上坐滿了遊客，喝咖啡曬太陽，餵肚子又飽眼福，也算犒賞自己氣喘流汗爬上來吧。不過這麼一來，原本的寧靜也就打了折扣。這樣的地方，一定要有景觀陽台和現泡的熱咖啡嗎？

HK是絕對不願意和「觀光客」湊熱鬧的。我們走到一個人少的地方，在大石頭上坐下來，拿出我們帶的麵包和茶水，津津有味吃了起來——走了這些路，真是又飢又渴。日本團差不多跟我們同時到達，一小群一小群的，也開始野餐。我經過時看了一眼，他們裝在保鮮盒裡的有飯團和壽司。

我四面看了看，不禁又想到塞崗提尼。一百多年前，沒有纜車沒有直升機，畫家扛著沉重的畫布畫具，一步步爬上山來。還有食物飲水呢？我後來讀了些資料才知道，有個傭人照

料他的飲食起居。可是，路還是要自己走的。他當年為寫生而住過的簡陋石屋，誰料今天是瑞士最有名的高山小屋之一！

風吹得疾了，烏雲四面合來，我們得趕快下山。有些人往彭特溪納方向去，我們則決定原路下山。下山的速度快多了，可是陡直的下坡路，雙腳要使力擋阻下滑，膝蓋很快就疼痛起來。還未到谷底，兩腿早已疲軟不聽使喚，真是上山不易，下山更難。走到半途，下起雨來，氣溫明顯下降。我們穿上備用的防水夾克，默默趕路。雨愈下愈大，我的頭髮濕淋淋貼在脖子上，又冷又狼狽。下山，少了上山時的好奇和推動力，顯得落寞淒涼。

回程路上，有個問題浮現出來：「如果不是因塞崗提尼的緣故，我會爬這段路上山嗎？」——我沒有答案。

